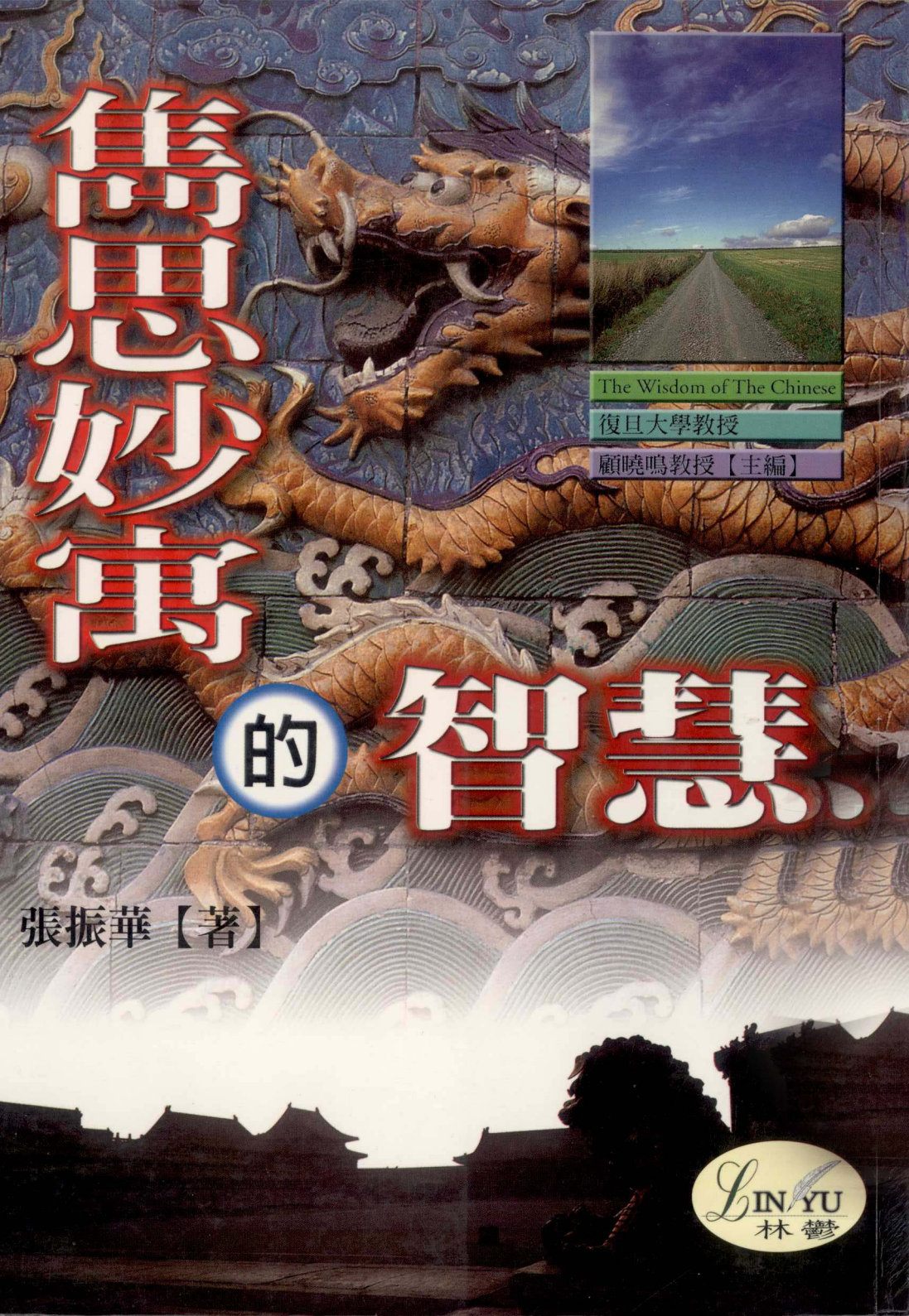




雋思妙寓

的

智慧

張振華【著】



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

復旦大學教授

顧曉鳴教授【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萬思妙寓的智慧／張振華著.--初版.--臺

北市：林鬱文化,2000 [民89]

面； 公分.--(中國的智慧；12)

ISBN 957-754-792-3(平裝)

1.中國小說-評論

827.8

89011057

中國的智慧 [12]

萬思妙寓的智慧

NT\$220

張振華／著

2000年10月／初版

〈出版者〉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電話(02)2230-0545 * 郵撥・16704886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萬順寮106號4F (東南學院對面)

電話(02)2664-2511 * 傳真(02)2662-4655 / 2664-8448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 - mail／linyu@linyu.com.tw

〈代理商〉

紫宸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三段110號7樓之6

電話(02)8221-5697 * 傳真(02)8221-5712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754-792-3

張振華〔著〕

雋思妙寓的智慧

給台灣的朋友

梁元帝蕭繹一生喜歡讀書，自稱「韜於文士，愧於武夫。」不料他的人生却演成一齣國破家亡的悲劇。「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這一番話真是驚心動魄。

當然，這位做皇帝的肯說出這番話，仍不失為洞悉讀書和世事的智慧人；然而，環顧周圍，做得了大事，發得了大財的，有幾位是讀書破萬卷的？智慧人果出了智慧書，智慧書却使本來有智慧的人陷入其內不能自拔。想破解這一重智慧怪圈，該有一種怎樣的智慧？

*

我來編《中國的智慧》叢書，無論從學識還是從讀過的書之絕對量而言，都是沒有資格的。只是人生正式讀書三十五年（大約從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六十二中學讀初二時語文老師姚哲先生借我《紅樓夢》算起），有意識地常居讀書與不讀書之間，為求會意而不求甚解（陶淵明借五柳先生說出的這一讀書原則也在稍後成為我防範做書呆子的護身符），因此，對於讀書的矛盾和智慧的悖論有較早的感悟。八〇年代初寫了一本《閱讀的戰略》，就是專門探討和設計如何把死書讀活的辦法。而死書讀活的要旨，便在於如何把死的文獻變成活的智慧。這方面總算累積了相當的經驗。

德者，得也，以「得」為「德」是中國人的大智慧。讀書有「得」，方為讀書之「德」。而這個「得」正產生於現代人生與萬卷陳書的交融之中，是一種當下生存處境與昔日文化遺產的相互觀照。智慧存在於作者和讀者讀解和運用的過程之中。用這一「慧眼」去看目熟能詳的中國古代文獻，確能發現一種既有古代依據、又有現代意義，既有中國特徵、又有世界價值的「中國的智慧」。

中國的智慧本超越地域和人群的劃分，屬於一切中國人。因此，《中國的智慧》叢書總序本來就是為一切中國人寫的。這裡不過借出版台灣版的機會，對總序的意思再作點補充，並寄托我們對林鬱先生、張秋林先生和周向潮先生的敬意。借助他們和撰著叢書

各冊的專家們的智慧，本叢書才得以呈現為眼下的模樣。

這不過是探尋宏大精緻的中國智慧的一小步罷了。我們時時想到古印度《迦塔奧義書》的教訓：「愚者處身黑暗的無知之中，智者處身於自己的幻想中，發無用的知識來吹噓，來回地蹣跚兜圈子，有如瞎子被瞎子所引導。」

勤於探索智慧的讀者！智慧只在你本人的心中；《中國的智慧》叢書也要借助你的智慧上升為「中國的智慧」。

顧曉鳴

識於無花軒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四日

總序

智慧，是在一般人看不到智慧的地方，看出智慧的能力。

但這種看出「智慧」的智慧，卻並非生來具有；我們聰明，完全靠的是人類的聰明——人類古往今來無數智者的智慧。於是，我們陷入了一個二律背反：

沒有先人所積澱下來的智慧，我們大腦無論怎樣發達，也不可能擁有智慧。

而如果没有個人自己的智慧，放在我們面前汗牛充棟的「智慧文獻」，至多是名言警句和奇聞軼事，它們不會自動地轉化成真正意義上的智慧。

智慧並不是單純的「知識」，智慧是一種心靈素質和運籌能力。

這樣，作者以自己的智慧，在積澱著人類和民族智慧的先人文獻中，展現出可供現代人感知、領悟、吸納的「智慧」，便也成了一種更廣大時空中的「大智慧」。靠著它，

既使今日今時的億萬個人成爲植根於人類和民族智慧的真正智者，又使人類和民族的智慧長入未來，發揚光大。

*

《中國的智慧》叢書之境界當在斯也。爲此，我們認真設計了編撰的方略：站在智慧人的肩上——作者和編者的智慧，除了得自多年來厚積薄發的學問體驗和人生感悟之外，更有意識地借助現代世界範圍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新視野、新方法，尤其是各種文化解析的理論、方法論，與中國傳統文獻相互觀照，通過執中外、古今的「兩端」，使之相互發明，呈現出一種既突現中國文化的神髓和中國人的知行方式，又充滿現代意味的「智慧」——一種在世俗中進取成功，而又超越物界，卓然獨立，安身立命的大智慧。

因此，讀者諸君在《中國的智慧》叢書中有可能同時發現——

在中國古代文獻、學派、思潮、史蹟、故事、趣聞、風俗以及器物，也即中國傳統有形和無形的各種文化中所體現的「中國的智慧」。

用以開掘和闡明「中國的智慧」的現代社會——文化分析的智慧。

作者在撰寫、編者在總編《中國的智慧》過程中所體現的智慧。

而讀者的閱讀過程又是自己比照和反觀自身智慧的過程：書中的智慧將激發你的

智慧；你的智慧又最終使《中國的智慧》呈現出其內含的智慧。

因此，本叢書的廿部書稿，不拘一格，多樣而統一。各有專攻和風格的作者，扣住「中國的智慧」，把最具個性的個人視角、體驗和技巧，與最具共性的問題、文體和文字結合起來，既不庸俗，也不孤僻自賞，貼近日常意識而超越之，發揮玄思妙想而不賣弄學問。

同時，作為整套叢書，我們特別講究獨特的切入點，既顧及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人文、學派、人物和方方面面，又避開大而化之，有可能陳陳相因的選題方式。因此種題目，真知灼見之多使後來者難以落筆，陳詞爛調泛濫又最易魚目混珠，故我們以自成一格的方式切入，熔人物行跡與學理於一爐，既可讀有趣，又便於出新意、啟新智。

各書或以名著立題，或以學派立題，或以部類立題……我們完全矚目於如何最有利於「中國的智慧」之闡述；同時，在構思、組稿和定編的過程中，花大力氣於各部書稿之相互匹配、相映成趣。切入點各各不同、風格風味相異的各部書稿，組成錯落有致的格局，似智慧之盛宴，文化之佳景也。

由此而呈現的「中國的智慧」也就不再是僵化的定義、機械的條文，而是研究、編撰和遣字造句的過程本身，一種氣韻生動、機趣勃勃的思考和探究的狀態。於是，讀者

也是我們探尋「中國的智慧」工作中當然的一員，你我對於我們偉大祖國的文化和智慧的信念和熱忱，是「中國的智慧」得以呈現的最根本前提，你我本是「中國的智慧」的組成部分！

這種兼具理性和感性的熾熱心緒，這種胸中始終有著讀者的創作心態，是本叢書編撰同仁不斷相互勉勵的工作精神。因此，我們雖深知學問和寫作上都會有欠缺，但仍渴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幫助，從而不斷完善。

學名爲「智人」的人之區別於動物之處，正在於不斷超越迄今爲止的「知」，在「不知」的領域尋找無限的可能性。已有的「知」也就在這一過程中成爲「新知」，每一代人的智力活動也就構成了人類和民族智慧自身發展的動因。因此，「中國的智慧」呈現爲眼下廿部書稿的樣態，只是它的某種形式而已；「中國的智慧」之呈現方式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

《中國的智慧》叢書正是自覺地提出這一命題，自覺地開展系統研究的大歷程的第一步。正是時候，有志於此的朋友，且讓我們攜手同行！

在開發「中國的智慧」的過程中，呈現和把握「中國的智慧」，這就是《中國的智慧》

慧》叢書的大智慧。

心有靈犀一點通，這套書經由海峽兩岸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周向潮先生與台北林鬱工作室的林鬱先生的睿智和信賴，最終使上述的種種想法形諸一本本在你眼前的文化精品——我們這整整一代中國人智慧的匯集，才是真正活著的「中國的智慧」。

顧曉鳴

識於上海離齋

一九九一年三月廿二日

卷首語

智慧是人類生命力的最高創造。智慧來源於豐富的人生閱歷。

自六朝干寶的《搜神記》、裴啓《語林》、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和邯鄲淳《笑林》始，中經唐代牛僧孺《玄怪錄》、段成式《酉陽雜俎》，兩宋蘇東坡《志林》、洪邁《容齋隨筆》，元代陶宗儀《輟耕錄》，直到明、清時沈德符《野獲編》、瞿佑《剪燈新話》、袁枚的《子不語》、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和朽名著《聊齋誌異》，乃至近人徐珂的《清稗類鈔》等等，中國歷代浩如煙海、相襲不衰的筆記文學，猶如一串熠熠明珠，閃爍著無窮無盡的智慧之光。

按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的分類法，我國小說大抵可分為六類。其一為《搜神記》、《酉陽雜俎》等「志怪」類；其二為《鶯鶯傳》、《霍小玉》等「傳奇」類；其三為《世說新語》、《因話錄》等「雜錄」類；其四為沈括《夢溪筆談》等「叢談」類；其五為莊季裕《雞肋編》等「辨訂」類；其六為柳玘《家訓》等「箴規」類。紀昀

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則認為：「（筆記小說）跡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

在我看來，大凡信手札錄的街談巷議，不拘體例的隨感漫筆，或寫人情世故，或敘物理異聞，皆可構成以短篇小說為主幹的筆記文學。胡應麟所述六類文體裡，除「傳奇」較接近今日小說的概念以外，其餘五類均屬此列。而通過那些文人們消閑遣暇的稗史野聞、案例故事，我們不難發現古代中國一種由綴輯和想像相交融而產生的藝術——一種保存和發展著人類智慧，且足以給現代人全方位、多層次哲理啓示的文化形態。

智慧與想像歷來便是一對孿生姊妹。真正的文學家、藝術家，應該用熾熱的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去不斷地接近睿智，揭示真理；這不是一個一般的美學原則，而是人類生存的需要。

歷代筆記文集選材的眼光或謀略，本身就體現了作者們瑰麗多采的藝術想像力。

這方面，以狐鬼幽冥等超現實事物深刻反映社會現實的《聊齋誌異》堪稱表率。在蒲松齡的生花妙筆之下，一個因買不起名種蟋蟀，被官府杖責將斃的青年，可以魂化為驍勇善鬥的促織，使閩家老小轉危為安。（《促織》）一隻綠嘴鸚鵡歷經曲折，可以變成美麗多情的姑娘，嫁給自己的意中人。（《阿英》）其他如《顰仙》的袖裡乾坤，《黃英》的

人花之戀，《彭海秋》的彩舟飛降等種種畸人異行，也莫不充盈著奇巧愷切，令人拍案稱絕的想像力。通過這類「馳想天外，幻跡人區」的虛構世界之描述，作者不僅有效地增強了作品的藝術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還極其機智地擺脫了清初「文字獄」的困擾，從而得以從容不迫地批判黑暗現實，寄托美好理想。

當文章的編撰昇華為一種啓人心智的藝術時，自然便能如培根所說，爲人們「提供某種認識，甚至達到真理」了。

歷代筆記文學，乍看去似乎是「妄言妄聽，記而存之。」（袁枚：《子不語·自序》）其實每每托諷喻以抒孤憤，談禍福以寄懲勸，在記錄中妙寓調侃，於鋪敘間時見哲理。

即以《子不語》的「沙彌思老虎」爲例，該篇寫一個三歲皈依佛門，從不識牛馬雞犬的小和尚，成年後初次隨禪師下山，對什麼都感到新鮮。「後見一年輕女子，驚問何物。其師恐其心動，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屍骨無存。』……」傍晚回到寺廟，師傅問他涉足人間的印象。小和尚說：「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中總覺捨他不得。」——這個用戲謔筆調錄下的故事，讀來發噱可笑，其間卻寓有人的自然本性不容迴避，更不能人爲遏制的科學道理。

魯迅曾稱讚《閱微草堂筆記》的「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